

★用温馨的故事和幽默的情节打开孩子的心结，自信、阳光、健康地成长。

水珠里的丫丫

【美绘版】

保冬妮 著



保冬妮儿童成长小说

BaoDongniErtongChengzhangXiaoshuo



重庆出版集团·重庆出版社
果壳文化传播公司 出版



保冬妮儿童成长小说

BaoDongniErtongChengzhangXiaoshuo

水珠里的丫丫【美绘版】

保冬妮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水珠里的丫丫 / 保冬妮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1.3

(保冬妮儿童成长小说)

ISBN 978-7-229-02500-7

I. ①水… II. ①保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12593 号



水珠里的丫丫

SHUIZHULI DE YAYA

保冬妮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宋艳歌

插画作者: 喻翩一

装帧设计:  Ifeng Design · 隋燕冬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编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9.5 字数: 168千

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: 978-7-229-02500-7

定价: 19.80元

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清澈透明的童年

这是个叫人热泪盈眶的故事。

丫丫是个真实的人物，是我亲眼见过的孩子。那年，我和北京电视台拍摄纪实纪录片，去北京周边的山区采访，没有想到的是，仅仅距离北京几十公里，我却看到了天壤之别的生存环境。

丫丫的家被迫要搬到山下去了，因为水土气候的改变，山里没有了水，几辈子住在山上的人家要下山生活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更何况贫穷的家境，几乎让丫丫一家无法承受搬迁的损失。那一天，我满眼都是丫丫家拆除了一半的房子，她家的老狗、爷爷的愁容，还有村子里的残墙断垣……



我们开着吉普车离去的时候，我悄悄给了丫丫一块很大的巧克力，丫丫惊喜地看着，久久没有吃。我们的车都快下山了，我从车窗看见丫丫，她还在握着巧克力，向我挥手。

那一刻，我就在心里说，我一定写一本丫丫的故事，讲给城里的孩子听。

《水珠里的丫丫》这本儿童小说在2000年初版后，得过很多的奖。著名儿童文学作家、诗人、评论家樊发稼老师读后这样写道：“这部作品我读了两遍，每读一遍，都被深深地感动一次。这部作品最打动我的是：小主人公丫丫和她的姐姐香香面对贫困和种种不幸，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、奋发进取的可贵精神，以及善良的人们真诚的关爱和真挚的同情心。作品还让人真切地体悟到生活的艰难、逆境往往可以激发、磨炼和培养一个人坚毅勇敢的个性……这是一部读着令人感动、激人奋进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，我相信一定会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和欢迎。”

需要说明的是，写作这部作品的年代，国家还未施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。对有些贫困山区的孩子来说，上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。他们幼小的肩膀要挑起家庭的大梁。

花一样的年纪，清澈透明的童年。他们像一棵倔犟的小树，顽强地生长着。蜜糖罐里宠养着的城里孩子应该去看看同龄的山区孩子，读一读这本书，手拉手、面对面、心连心的那一刻，我们会知道，那份无忧的轻快里缺少了怎样的厚重和深刻。



01 / 没有故事的滴答泉 · 1

02 / 滴答泉边的丫丫 · 11

03 / 丫丫上学了 · 23

04 / 奶奶病了 · 37

05 / 丫丫失学了 · 51

06 / 春天来了，泉水没了 · 63

07 / 莲儿走了，石头来了 · 71

08 / 奇怪的来信 · 83

09 / 城里的香香 · 89

10 / 复学的丫丫 · 99

11 / 山里来了客人 · 111

12 / 城里来了丫丫 · 123

13 / 丫丫的梦 · 135



滴答、滴答……

滴答、滴答……

一滴滴晶莹透明的水珠儿，从山崖下的一个石头缝儿里滴到一个凹着的小石潭里。石潭里接着一滴一滴水晶般清亮、纯净的水珠儿，为它展开了一波一波的涟漪。那清脆的声音，就跟玉珠儿掉进玉盘里的声音一个样儿，脆得好听。

这儿是转山子村的滴答泉。要想从城里来这儿，得坐上汽车，开上五个小时，然后围着山堆堆转啊转啊，一直转到人都头晕眼花的时候，才转到半山腰的转山子村。

转山子村，是个不大的小山村，七八户人家，藏在绿树翠荫之间，如果不是袅袅的炊烟告诉人们这儿还有人家，谁会想到这半山腰的腰窝里，竟还住着人呢。

听老人们说，自从有人发现了滴答泉，才有了转山子村。可这其中的故事，谁也说不清。



是谁发现了滴答泉？他干吗要绕着山堆堆爬那么高，上这儿来？他们为什么不下山，偏偏在这滴答泉不远的地方住下了？后来，这儿怎么又有了几户人家？真是奇怪的事。

但是，除了王丫丫觉得这是件奇怪的事以外，没人想过这些事。要说也是，想这些事有什么用呢？有人找到一个滴滴答答的小泉眼，就住下了呗，又有人上山来玩，上到半山腰走不动了，也就不走了呗。然后，大家盖了房子，建了个小村子，生了好多孩子，就这么着，有了转山子村。这有什么稀奇的？

丫丫不这么想。

这里面总该有个故事才对。怎么能没有故事，就有了滴答泉呢？



丫丫猜不着那从崖下头的石头缝里渗出的一滴滴泉水是从哪儿来的，如果有故事，故事里会把这事说得一清二楚。人家都说白胡子的老人会讲故事，爷爷的胡子，比山羊跳跳的毛儿还白呢，可是只要一问爷爷，爷爷就挥着跟村口那棵大松树的树皮一样粗糙的手说：

“快一边玩去吧，爷爷忙着呢。”

你看，现在知道了吧，爷爷根本不会给丫丫讲有关滴答泉的故事。不光爷爷，就是整个转山子村，也没人能讲滴答泉的故事。人们告诉丫丫，不是什么都得有故事，有的有故事，有的就没故事。转山子村的滴答泉就属于没故事的那一种。

要是爹爹还活着，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在丫丫的想象中，爹爹是个顶聪明顶聪明的人，跟山下那个小学校里的女老师一样聪明，他们都会讲故事，讲得可好听了。可惜，在丫丫刚三岁的时候，村里想建一个拦住雨水的石坝和蓄水库，炸石头的时候，丫丫的爹爹被飞起来的石头砸伤了头，抬到山下卫生院的时候，已经晚了，丫丫的爹爹就再也没回到山上来。





娘对丫丫说：

“你爹爹走了。”

“走了？他下山了还回来吗？”丫丫问。

娘摇摇头，掉下了泉水似的眼泪。

“不回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咱转山子村没水，他找水去了。”

“找到了，他就回来了，是吗？”

“嗯，滴答泉变成一条河的时候。”

娘的眼泪变成了一条河，要是滴答泉也能像娘的眼泪一样多，也许爹爹就回来了。丫丫当时这么想。可是，水一点没变多。雨季一过，蓄水石坝的坝底就干透了。

从那以后，丫丫每天都跑到滴答泉去看好几趟，没想到的是，泉水越来越少，石坑里的水早淘干了，滴答泉还是那么不急不慌，滴——答，滴——答，一滴一滴，没有一丁点儿要流快的意思。村里人的水桶排成了一排，没人抢，没人恼。大人们丢下水桶走了，孩子们一边放着羊，一边盯着自家的水桶是不是该轮上了。

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。村里的人口越来越多，丫丫都九岁了，滴答泉却一天比一天滴得少。滴满七桶，要用上一天的工夫。丫丫和姐姐香香担着滴满了一桶水的铁桶往家走，老狗黄子翘着尾巴在丫丫的前头跑着。





丫丫问：

“姐，那滴答泉啥时候才能流得快一点儿呢？”

“啥时候也流不快。”

香香没抬头，眼睛瞄着桶里清亮的泉水。

“那咱爹就回不来了呀。”

丫丫很失望地扭过半个头。

“本来就回不来了。”

“啥？”

丫丫听了姐姐的话，站住了。丫丫害怕那个心中的寓言破灭。

“行了，你快走吧，奶奶等着水做饭呢。”

丫丫迷惘地晃动着两脚，往家走去。

丫丫根本不记得爹是怎么被人抬下山的，丫丫太小了，那会儿没有人告诉她真相，所以现在她的记忆里，那会儿的事成了空白。可是，娘是怎么走的，她记得清清楚楚。

那是夏末，丫丫正在山坡上一边放着跳跳和它的两只小羊，一边和黄子盯着滴答泉边自家的水桶。娘一清早儿背了全家人的脏衣服、脏被单走十五里山路，到山下的井边洗干净了，又背上了山。娘把洗干净的衣服晾好了，手拿一个小包袱从家门口走到丫丫的身边，招呼着：





“丫丫，你过来，让娘给你掸掸身上的土。”

丫丫走过来，搂着娘的腰，抬头问：

“娘，你要下山串门儿去？”

娘每次到山下县城的舅舅家去，都带着那个花布包袱，丫丫最清楚了。娘只要一拿花包袱，就是要出门儿了。

娘点点头。丫丫望着娘好看的脸和黑亮的头发，问：

“带我去好不好？”

丫丫很想去山下的县城，可她一次都没去过，因为下了山，还要走很远很远。这回丫丫央求着。

娘的眼睛里流出了一滴眼泪，跟滴答泉似的，“吧嗒”滚落成两瓣儿，掉在丫丫的头发上，不见了。娘摇着头说：

“不成啊，人家不让带孩子。”

“那娘啥时候回来呀？”

娘的眼泪噼里啪啦砸在丫丫抬起的脸上。丫丫一点儿也不明白，娘怎么又哭了。爹走后，娘总是这么掉眼泪，丫丫懂事地抹了抹脸上掉着的娘的眼泪，说：

“娘，您别哭了。我不跟您去，我说着玩呢。等我长大了，我能走很远很远的时候，我再跟您去，成不？”

娘把丫丫的头使劲地搂进了怀里，哽咽着说：

“真是娘的好闺女，多听话呀，在家听爷爷奶奶的话，跟姐姐多干活儿。娘可走了啊。”



丫丫没听出来娘话里的意思。她天真地说：

“知道。您放心去吧，我等这桶水接满了，跳跳和小羊也吃饱了，就带黄子打柴火去。您快走吧，赶早儿回来呢。”

娘抹着眼里的泪，下山了。

丫丫站在山坡上望着娘的背影看了好久，直到看不见了娘的蓝花袄，她才发现桶里接的水快满了。丫丫赶紧跑回家叫姐姐，一进家门，她看见香香正坐在灶台边哭呢，爷爷奶奶也叹着气。

“姐，这是咋啦？”

“娘走了。”

香香抬着又红又肿的眼睛看着丫丫。丫

丫不明白地点头说：

“是呀，娘去串门子了，我刚才见了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？娘没对你说？娘下山了，她再也不回来了，她去做别人家的娘了！”

香香鼻涕眼泪地冲着丫丫嚷出了一串丫丫根本没法子接受的话。



丫丫的大眼睛瞪圆了，眼睛里没有流出一滴眼泪，有的只是迷惑、恐惧、惊讶。丫丫哆嗦着嘴唇，轻轻地嘟囔着：

“你胡说，胡说……娘是串门子了，串门子了……”

丫丫边嘟囔着边走出了家门，她忘了告诉香香去担水，恍惚地向山坡走去。黄子傻乎乎地跟在后面。

娘是串门子去了？娘亲口对丫丫说过吗？没有。娘只是冲丫丫点了点头，娘说，她要走了。娘真走了？为什么娘走了？娘一定是去找爹去了，因为娘想爹。娘会和爹一块儿回来吗？丫丫还在山上呢。娘和爹会想丫丫的，娘和爹也会回来找丫丫的。对，还有香香，也会来找香香的。

丫丫的眼前又浮现出姐姐又红又肿的泪眼，香香那又恨又怨的眼睛是那么可怕，香香的哭声又一次响起来了，它撕裂着丫丫的耳鼓，丫丫痛苦地蜷缩在山坡的草地上，她使劲用手捂着耳朵，可是，那轰鸣般的哭声顺着丫丫的手指缝钻了进去，强烈的疼痛啃噬着丫丫的耳朵。她闭上恍惚的眼睛，一头朝山坡下滚了下去……

人们把丫丫抱回家的时候，丫丫发着高烧，嘴和眼都闭得紧紧的，她昏睡了一个星期，就是不说话也不哭，爷爷奶奶把煮熟的鸡蛋放进丫丫的手里，丫丫的眼睛在找着香香。奶奶好像明白了丫丫的意思，她拍了拍丫丫的手：

“香香下山去了。”





丫丫一听香香走了，突然暴风雨般地狂哭起来。

“姐——姐——”

丫丫拼命叫着，她连滚带爬地就要往炕下跳。

“你姐去退学去了。香香去山下的中学，她马上就回来了。”

爷爷拉住丫丫的胳膊，拦着她，对她讲。丫丫不管不顾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喊着，叫着香香。

香香在天擦黑的时候，走回了家，她一进转山子村，就听见了丫丫的哭声，她跑进门，搂住了丫丫的身子。丫丫不哭了，香香的眼泪成了断了线的珠子。

从此，丫丫只有姐姐、爷爷和奶奶了。丫丫听不到什么故事，没人顾得上给她讲故事，她整天带着老狗黄子、山羊跳跳和小羊们一起上山，在滴答泉边看它们吃草，听“滴答”、“滴答”的泉水一点一滴掉进桶里。

丫丫出神地看着眼前一座又一座大大小小的山，有点明白了，有的孩子能听得着故事，有的孩子根本听不着故事。



丫丫就这么着，整天守在滴答泉边，放羊、接水，她每天早上和香香起得一样早，香香做完饭，就去山上的田里干活儿，丫丫就提着水桶赶着跳跳和它的孩子们，去了滴答泉。

丫丫不能和别家的孩子比。转山子村有驴有骡子的人家，可以赶着牲口下山驮水。虽说下山取一趟水就是小半天，上了山，牲口背上的水桶也摇晃洒了半桶，但到底是不必费劲一滴一滴地望着水珠聚成一桶的水，更何况下山的时候，带着该洗的、该涮的，取上山的水只管吃喝了。

丫丫家只有山羊跳跳和老狗黄子加上三只母鸡，跳跳和黄子都干不了驮水的活儿，所以香香除了一个星期下山洗一趟衣裳，只有靠丫丫接滴答泉的泉水了。

丫丫知道自己有多重要，她要放羊，要接水，还要打柴火，她不能跟村子里的莲儿和石头比。莲儿家有一头又黑又高的骡子，她爸爸每天下山驮水，莲儿不必守着滴答泉。莲儿天天背着书包，